

文化统战视角下的泛突厥主义悖论分析

齐顺利

(广东工业大学 通识教育中心,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 长久以来,“东突”分裂势力始终用泛突厥主义的文化逻辑来充实自己的意识形态,片面强调“突厥语言文化的同质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我国操突厥语少数民族认识上的混乱,因此有必要在民族统战工作中进行文化统战以增强操突厥语的民族对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的认同。

关键词: 泛突厥主义; 民族主义; 文化统战; 民族统战

中图分类号: C9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269(2011)04-0026-04

一、泛突厥主义中的“大国”因素

泛突厥主义又称“大突厥主义”、“泛奥斯曼主义”,它主张将土耳其、伊朗、阿富汗、俄罗斯、中国及中亚诸国内所有操突厥语的民族联合起来,建立起“大突厥斯坦”。泛突厥主义者曾派出大批信徒到我国新疆宣传“泛突厥主义”,煽动新疆独立。新疆分裂势力顺势将其全盘吸收,作为自己分裂思想的源头和进行分裂活动的理论依据。新疆分裂势力借助泛突厥主义力图寻找其“民族遗产”和“民族性”根源,进而寻求其民族独立的合法性和支持。新疆分裂势力主要是从泛突厥主义那里汲取的“民族主义”思想和理论。泛突厥主义也的确是民族主义为起点的,它极力号召操突厥语的民族联合起来,建立起一个“大突厥斯坦”。然而,温情的泛突厥主义面纱下潜伏的却是诸多的“大国”因素,是与民族主义的“自利”本性背道而驰的。泛突厥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悖论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泛突厥主义源于沙俄统治下的克里米亚半岛,其创始人是克里米亚的鞑靼人伽思普林斯基。伽思普林斯基深受泛斯拉夫主义的影响,认为种族和语言是建立一个共同体的第一要素,主张生活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至阿尔泰山脉之间所有操突厥语言的民族连为一体,组成一个“大突厥帝国”。

19世纪末期,泛突厥主义从中亚传入危机四伏的奥斯曼帝国。由于土耳其政府的推动,该国泛突厥主义的言论甚嚣尘上。赛福丁在《明天的土兰国家》一书中,明确提出“土耳其的理想在于,散处在亚洲而彼此相邻的土耳其地区,在奥斯曼旗帜下团结起来,并建立强大的帝国”^[1]。

新疆主要的少数民族是维吾尔族,维吾尔族使用维吾尔语,该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在泛突厥主义传入新疆之前,新疆分裂势力的思想处于零

星、懵懂的状态。泛突厥主义的传播使新疆分裂势力的思想大受启迪,共同的语系使得他们在泛突厥主义的理论体系中找到了分裂新疆的托词。20世纪初,从土耳其留学归来的麦斯武德和艾沙、穆罕默德·伊敏等人组织出版了《故乡》、《边铎》、《天山月刊》、《阿尔泰月刊》等刊物,大肆鼓吹“泛突厥主义”。与此同时,“泛伊斯兰主义”也传入新疆,二者共同成为新疆分裂势力分裂主义思想的两大理论支柱。

20世纪初,英帝国基于在亚洲的战略思想,曾一度支持泛突厥主义在新疆的传播。在英帝国的蛊惑下,新疆分裂势力的分裂主义思想最终演变成“东突”分裂思想体系。

从上述可知,泛突厥主义传入新疆后,在这片拥有“突厥”和“伊斯兰”历史遗产的土地上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一些民族和宗教人士很快将它们接受并加以推崇,泛突厥主义也渐渐地在新疆流传起来,那些当时积极回应泛突厥主义的民族和宗教人士有相当部分后来都成了“东突”运动的中坚力量。但是泛突厥主义背后始终潜伏的诸多“大国”因素却渐渐被冷战后新兴的中亚各国所警惕,乃至疏离。

苏联解体后,国际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各种政治力量重新进行了分化组合。从苏联分离出来的中亚五国地带出现了权力真空,这给怀有大国迷梦的土耳其政治家们无限遐想。在1991年安卡拉召开的突厥语六国首脑会议上,土耳其总统厄扎尔鼓吹要抓住历史契机,将21世纪变成突厥人的世纪。厄扎尔的继任者德米雷尔总统在1992年访问中亚五国之后说:“谁也不能否认,在亚得里亚海和中国长城之间存在一个突厥世界……土耳其接受代表突厥世界的责任。”^[2]这一语便道破土耳其积极发展与中亚各国关系的目的,即加强在该地区的地位与影响,充当地区乃至世界大国,力图重现帝国昔日荣光。

收稿日期: 2011-04-28

作者简介: 齐顺利(1979-),男,汉族,河南济源人,广东工业大学讲师,主要从事民族、国家和国际政治研究。

对土耳其抛出的泛突厥主义,刚刚独立的中亚各国最初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相应与欢呼。但是冷静下来之后,中亚各国开始从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考虑,对泛突厥主义的热情渐冷。哈萨克总统纳扎尔巴耶夫1996年在其著作《站在21世纪的门槛上》中写道:

“(国内)许多人觉得土耳其能够解决我们的所有问题……但是,实际上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放弃刚刚获得的独立,割断与邻国的传统关系,用另一个‘老大哥’取代这一个‘老大哥’,让其骑在自己的脖子上。”^[5]乌兹别克斯坦卡里莫夫总统1992年也在其著作《临近21世纪的乌兹别克斯坦》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历史上我们属于突厥族大家庭,但我们的人民坚决抛弃‘大土兰’这一沙文主义思想。对于我们来说,土兰——这是地区突厥语各民族人民的文化共同体的象征;而不是超政治共同体的象征。”^[6]

中亚各国在经历了短暂的犹豫后开始理性思考泛突厥主义,他们敏锐地察觉到泛突厥主义背后的大国因素,认为其很可能伤害到自身民族国家的利益。泛突厥主义虽然是以民族主义为起点,极力号召操突厥语的民族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共同的突厥国家,但这些操突厥语的民族如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等已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形成了自身独立的民族利益。民族主义从本质上说是民族利己主义的,因为近代的民族主义与发展问题连到了一起,每一个民族都想为自己的发展创造最好的条件,争取最有利的发展机遇。^[7]泛突厥主义背后的大国霸权显然与操突厥语的各民族自身发展的要求难以一致,二者的矛盾在现实中必然会显现出来。

二、泛突厥主义的“民族观”

泛突厥主义认为,民族不是一个历史范畴,而是一种由语言决定的人种集团。“土耳其泛突厥主义理论鼻祖”孜牙·乔加勒甫宣称“语言是区分民族的绝对的唯一标准”,并精心“论证”了人们之间的语言联系优于种族、国家、政治力量、地理环境等因素。他在《突厥主义原理》一书中写到:“在婴孩之时,他们通过常听的摇篮曲受到母语的影响,所以他们最喜欢的是他们的母语。正是通过这种语言,他们吸收所有的宗教、民族和美学感情来充实他们的灵魂……民族不是种族、地理环境、政治和意志的集团,而是一个分享共同语言、宗教、道德、美学的团体。土耳其农民表述说‘民族即他的语言就是我的语言,他的宗教就是我的宗教’。”^[8]按照这样的理论,泛突厥主义者把居住在西起小亚细亚、东到中亚和我国新疆这一地区30多个使用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各分支语言的民族说成是可以联系在一起的所谓“突厥民族”。继而,泛突厥主义者要求建立一个从亚得里亚海到中

国长城的“大突厥斯坦”。

泛突厥主义者将使用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各分支语言的民族说成是“突厥民族”明显是牵强附会。

“突厥语族”一词仅是历史比较语言学上的一种科学术语,它只表明“突厥语族”的各分支语言有亲属关系,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并不意味着突厥语族所有分支语言是彼此相通的。目前操突厥语的民族分布在世界上10多个国家和地区,如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共和国、土耳其、俄罗斯、伊朗、阿富汗等国。我国则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塔塔尔族、撒拉族、柯尔克孜族、裕固族这7个民族操突厥语,主要集中在新疆的天山南北、阿尔泰山南麓和青海、甘肃省境内。至于突厥语的书面语,也并非一致。我国的一些突厥语族民族如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使用改革后的阿拉伯字母文字体系,中亚突厥语族民族多使用斯拉夫字母体系的文字,而西亚突厥语族民族则主要使用拉丁字母文字。泛突厥主义者将分布在如此众多国家中操突厥语的民族都称为“突厥民族”,实际上是在以语言来源的共同性来抹杀各民族的个性和否认各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和文化特征。

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是,语言只是一个民族形成的重要条件,但却不一定是必要条件。正如以色列学者耶尔·塔米尔所言:“民族可以被理解为一个集束概念(a cluster concept),就是说,为了被视为民族,一个群体就必须拥有‘足够数量’的特征。虽然它们并不一定共享相同的一套辨识性的特征,但是所有被归于‘民族’范畴的成员都将显示某些家族相似性。至少一个因素是把一个群体界定为一个民族所必要的(虽然不是充分的)条件,这就是民族意识的存在……如果一个群体既展现出足够数量的共同而客观的特征——比如语言、历史、领土等——又展现出对于其独特性的自我意识,那么,这个群体就被界定为民族。”^[9]可见,民族意识对民族的形成才是至关重要的。现阶段使用突厥语族各分支语言的民族显然没有这种意识存在,基于现有的国家体系,今后也不可能形成。泛突厥主义从语言角度出发,由“语言共性”、“文化共性”臆造出了一个民族统一体,构成了泛突厥主义民族观的核心。这其实是一种狭隘的民族观,是一种极端的民族观,是对民族主义故意的曲解。

尽管以突厥语来界定“突厥民族”显得突兀,但是泛突厥主义者依然在不余遗力地论证“突厥民族”的伟大与久远。他们声称:突厥民族是全世界最古的、具有高尚文化的、在世界上最有地位的、对于人类社会最有贡献的一个民族。突厥民族的文明要早于古代埃及5000年之久。历史上,突厥国家的界線曾西

至黑海,北至阿他斯,东至日本海,南至黄河以及哈拉库木戈壁;近代,突厥国家的界线西至北海、红海、黑海及欧洲。北至北冰洋,东至太平洋,南至印度洋为界^{[8]49-50}。

上述有夸大古代突厥人疆域范围之实,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古代突厥人开拓的疆域和曾经实际到达的地理范围也不能作为泛突厥主义者借以回复领土的口实,因为古代国家的疆域与现代国家的领土并不是简单对应的关系。古代国家之间的边界是不清晰的,随着政权的更迭,疆域也经常处于变动之中。如果每个民族都要求自己现在的领土都回复到曾经的地域,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如愿,而且还会引发国家之间的混乱,对现有的国际关系形成严重挑战。

根据上述泛突厥主义的理论,“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瓦解后,逃往国外的穆罕默德·伊敏写了《东突厥斯坦历史》一书,该书对“东突厥斯坦”进行系统加工,歪曲历史,鼓动分裂,被后来的东突分裂势力奉为“教材”,视若珍宝。穆罕默德·伊敏在书中宣称:“东突厥斯坦是世界上最古、最有名的、文化最早发展的一个国家”,“东突厥斯坦是突厥民族的祖国,自古即是一个独立的国家”^{[8]48}。

据史学家考证,北周至隋唐时期,我国北方一个游牧部落强大起来,建立起突厥汗国,维吾尔族的祖先回纥成为突厥汗国的属部。5世纪,突厥汗国创立突厥文。突厥汗国强盛之时,东西跨度达万里之遥。582年分裂为东突厥和西突厥,东西突厥先后统一于唐王朝。680年,南迁的东突厥之后北返复国,建立后突厥汗国。744年,回纥在唐朝的协助下攻灭后突厥汗国,并在鄂尔浑河上游建立回纥汗国。之后回纥统治者上书唐王朝更名为“回鹘”。回鹘汗国于840年被黠戛斯所破,余众三支西迁。其中一支西迁到新疆南疆,征服了原来居住在南疆广大地区操焉耆、龟兹、于阗语的民众,原来的土著的语言、文字逐渐消失,代之以突厥语言和文字。天山一带和天山以南的土著逐步被回鹘化。西迁回鹘与南疆绿洲土著居民经过长期融合形成维吾尔族^[9]。

可见,维吾尔族与突厥人并没有直接的历史继承关系。突厥人已经消亡,分散融合于诸多民族之中。东突分裂势力为了寻求将新疆分裂出中国的口实,借用泛突厥主义的理论,继承泛突厥主义极端的民族观,千方百计拉近我国操突厥语的民族与古代突厥人的关系,声称“我们的民族是突厥”,并不惜歪曲历史,杜撰出“东突厥斯坦(新疆)自古即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有了理论的支撑和20世纪初极短的“建国”经历,东突分裂势力始终坚守自己极端的民族

观,为达到分裂企图,往往不择手段,逐渐演变成一股极端民族主义势力。

三、文化统战与泛突厥主义的谬论

长久以来,“东突”分裂势力始终用泛突厥主义的文化逻辑来充实自己的意识形态,片面强调“突厥语言文化的同质性”,为一个从未被国际社会承认过的“文化共同体”摇旗呐喊;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各族人民对祖国文明巨大的创造作用,否认我国操突厥语民族的文化同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的不可分割的关系^{[10]117}。我们知道,在历史的长河中,我国境内的五十六个民族已形成一个相互依存、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并生成一个共同的中华民族意识,即共存亡、共休戚、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

中华民族的形成主要有以下三个因素:一是我国境内的民族所居住的地域东临万里海洋、北临草原荒漠和冻土森林、西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南面是热带丛林,这块土地天然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生态体系,我国今天大多数民族即是在这样一个地理生态体系的环境中生长繁衍和逐步演变而成的。二是这个地理生态体系中,我国这些民族并非孤立发展而是在长期相互密切交往、彼此交融的演变中发展形成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血缘等方面的交融。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些民族消失了,其成员融入其他民族,另一些新的民族又在吸收大量其他民族成员的过程中发展强大起来。这个地域中的各个民族在相互交往中发展出了相互依赖与共存的密切关系和“有序”的交往结构。三是我国这些民族围绕一个核心民族而形成了具有强大向心力的政治、经济、文化实体,就像一个有许多成员的大家庭。这个核心民族就是居住在这个地理生态体系的中心地带、在科技文化和农耕经济方面相对发达、并通过不断融合吸收其他民族而拥有超庞大人口的汉族集团。当然,在不同历史时期,在这个大家庭中各个民族扮演的角色可能是不同的,如元朝和清朝时期,蒙古族和满族曾先后在国家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11]。

然而目前东突分裂势力的蛊惑所造成的危害是严重的,致使许多操突厥语的人民对“自己民族的来源究竟是什么”,“自己民族在祖国的历史上曾经发挥过怎样的作用”等问题产生混乱、分辨不清。东突分裂势力以文化作为分裂工具,力图将我国操突厥语民族的历史、文化从中华民族中分离出去。因此,文化统战在民族统战工作中的作用就显得尤为必要。

那么何谓文化统战?文化统战应该是指基于相同或相似的文化理念结构体系,利用文化的功能或相同或相似的文化理念,促使一定的社会力量形成有机的整体联盟,来促进共同利益目标实现的一种

统战手段^[12]。针对东突分裂势力“狭隘的民族观”、“极端的民族观”，文化统战在民族统战工作中必须让各族人民尤其是青少年认清以下问题。

第一，我国各少数民族与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关系。最早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是费孝通教授。1989年，费孝通教授从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不同角度对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做了综合性的分析，“（这一历史过程）的主流是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接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统一体”。“距今3000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它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了这个核心。他在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汉族继续不断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日益壮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疆域内部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形成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这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在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形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自觉的民族实体。”^[13]

第二，新疆各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整体文化重要的一部分，而不属于虚无的“突厥文化共同体”。长久以来，新疆深受内地文化的影响与作用，新疆各民族文化与内地各民族文化相互渗透，共同成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悠久历史是在新疆各族人民和内地各族人民的努力下共同创造的。大量的古籍遗存，丰富的文献记载，广泛流传的民间口碑以及今日的现实生活和人民的愿望都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新疆各族人民在积极参与和促进“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和发展的伟大事业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至今仍不断为中华民族文化谱写着新的篇章^[14]。

第三，理性、全面、历史地分析和认识民族间文化的共性与个性。由于历史的原因，一些民族的文化之间确实拥有一些相似性。就操突厥语的民族来说，一些操突厥语的民族出现了语言相近、宗教信仰相同等特点。但是这种文化的共性并不能否认我国操突厥语的民族与其他民族经久不息的交流与融合，也割不断彼此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他们已在岁月的长河中形成了命运共同体，同呼吸，共命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存在着根本性的共同利益。在各民族文化有着共性的同时也都有着自己的个性，但这种个性也不足以要求每个民族都应有建国的权力，都应有民族自决权。所谓民族自决权，就是每个民族独立处理本民族事务、决定本民族命运的权利。列宁指出：

“民族自决权从政治意义上来讲，只是一种独立权，即政治上同压迫民族自由分离的权利”，但“这种要求并不等于分离、分散、成立小国家的要求，它只是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彻底表现”^[14]。民族自决权原则的实施，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民族自决权发展而来的“一族一国论”，即主张民族国家在民族结构的纯粹性和单一性。这一论调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分析，都是错误的。全世界大约有3000个民族，分布在200个左右的国家中。如果每个民族都要求建立自己的国家，不仅违背了人类融合、迁徙的历史潮流，而且会给全世界带来灾难。

文化统战的前提是共同的文化理念，因此，文化统战在民族统战工作中就要同分裂思想做斗争，批驳他们的歪理邪说，击破他们的谎言，从而教育各族人民认清问题和形势。总之，文化统战在民族统战工作中的目标就是要用文化的力量，依靠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的认同，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激发各族人民积极投身祖国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共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 [1] 朱克柔.对泛突厥主义的几点认识[J].西亚非洲,1993,(4):61.
- [2] 王刚.冷战后的突厥主义和“东突”恐怖主义[D].外交学院硕士论文,1999:15.
- [3] [哈]纳扎尔巴耶夫.站在21世纪的门槛上[M].陆兵,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7:151.
- [4] [乌]卡里莫夫.临近21世纪的乌兹别克斯坦[M].王英杰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1997:112.
- [5] 钱乘旦.欧洲文明:民族的融合与冲突[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12.
- [6] 潘志平.民族自决还是民族分裂:民族和当代民族分立主义[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144.
- [7] [以色列]耶尔·塔米儿.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M].陶东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58-59.
- [8] 钱伯泉.穆罕默德·伊敏《东突厥斯坦历史》选段批注[J].喀什师院学报,1991,(3).
- [9] 魏良弢.维吾尔族起源、形成和发展问题再思考[J].民族研究,1999,(4):83-88.
- [10] 李琪.“东突”分裂主义势力的思想体系和基本特征[J].西北民族论丛,2004:117.
- [11] 马戎.民族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13-114.
- [12] 熊必军.关于文化统战的几点思考[J].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3):25.
- [13]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北京大学学报,1989,(4):1.
- [14] 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719.

责任编辑：傅其筠